

仅获临时保释 西班牙华商高平暂难回国

■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特约记者 孟香 原慧

被西班牙警方逮捕的中国浙江商人高平,之前被指控洗钱、偷税、团伙犯罪等多项罪名,如今,却突然被允许临时保释。其境遇的峰回路转同众多海外华商发迹史一样,充满拓荒与迷幻色彩。

据西班牙当局的说法,高平被释放是因为“程序错误”。但西班牙舆论对“程序错误”说辞并不认同。

“两三年内,西班牙官方肯定不会让高平回国。”知情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国内多位法学家认为,获临时保释并不意味着高平无罪,由于案情不明朗,西班牙华商未来命运依旧充满太多变数。

高平每天须到法院报到

据西班牙《联合时报》12月2日报道,高平已于11月29日深夜被允许临时保释,与高平同时被保释的还有另外16名涉案人员。

12月3日,高平的好友陈先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高平仍在西班牙,每天必须去法院一趟,汇报自己的行踪或接受调查。被释放的另外16名涉案人员中,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已经被退还护照,有的护照还被扣押。

“高平不方便出来说太多,他会请多个律师参与辩护。”陈先生透露,西班牙警方的行动是为了抵制中国货,这让很多华人很伤心。“一位朋友交了一部分钱准备在西班牙购房,最后因为这个事件彻底放弃了该想法。”

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展开了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为主的打击华商洗黑钱的“帝王行动”,警方在西班牙多地搜查了120间仓库和住宅,没收了1150万欧元,扣押了200辆汽车,冻结逾120人的357个银行账户。法庭共发出110张拘捕令,目前已有83人被捕,其中包括58名中国人、17名西班牙人和8名其他国家人员。被捕者除了著名的西班牙华商高平外,还有芬拉布拉达市市长、安全局局长以及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商人朋友等。

华人报案牵出“涉黑”案

高平是浙江青田人,其令人羡慕的另外一个光环是浙江省政协委员。有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勾勒高平案对



高平
 ● 1972年出生, 18岁去西班牙发展
 ● 马德里最大贸易企业西班牙国贸集团董事长
 ● 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
 ● 浙江省侨商会副会长
 ● 2008年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

西班牙: 程序错误 临时保释
国内法学家: 保释不等于无罪 案情不明 变数太多

王利博制图

侨乡青田带来的影响——西班牙16万侨商中,有7万来自青田,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经营小百货商店。因为高平的国贸城集团是这些百货商店供货的最大批发商,直接与高平有过生意合作的青田籍商人已经上了警方的名单。

据知情人介绍,国贸城的股东有7人,其中几个是高平的家族成员,高平本人所占股份并不高,只有不到10%,但因其管理才能出众,一直担任董事长一职。青田当地媒体曾报道说,高平突破了海外青田人传统经营模式,拓宽了华商之间的合作空间,2011年,集团年销售额达到2亿欧元。西班牙警方估计,国贸城每天的现金交易就有三五百万欧元。

西班牙媒体报道说,除了国贸城批发业务外,高平还拥有超过700家连锁超市。但据了解高平的青田媒体人士介绍,实际上这700家超市与国贸城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

警方的调查开始于当初一位华人的报案,这位华人说自己用卡车拉往巴塞罗那的钱被抢了,被抢金额为500万欧元。警方就开始穿针引线,顺藤摸瓜,这是“帝王行动”的源头。

接下后,西班牙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纷纷采用“中国黑社会”洗钱为报道标题,一时间中国人的头上好像被

扣上了黑社会的帽子,敲诈、贿赂、卖淫嫖娼、非法赌博、贩卖人口和毒品成为了代名词。

未来充满变数

在外界看来,高平被保释的消息显得尤其突然,但是陈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本来就是一个冤案,因为西班牙官方找不到犯罪证据,所以被迫释放。”

据西班牙当局的说法,高平被保释是因为“程序错误”。按规定,法官在涉案人员到案后必须在72小时内“初审”,之后法官再做出继续关押还是允许保释的决定。但负责该案的西班牙大法官安德鲁没有在72小时内对高平等“核心人物”进行初审,因此被律师发现犯了大忌。此后,安德鲁承认自己的过失,下令保释高平。

西班牙舆论对“程序错误”说辞并不认同。《联合时报》称,巴塞罗那的色情演员必达尔是在10月15日“帝王行动”中同时被捕的涉嫌人员,他爆料说,高平的人脉关系已经深入到马德里高层,如要判高平重刑,恐怕牵出的高层人物会让西班牙社会大吃一惊。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得知,西班牙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后,尽管涉及警察局、检察院和法院,但是改革

以法院为中心,法院起着主导和指导的作用。西班牙快速审判的改革,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放权。他们把权力下放给值班法官,值班法官除有轻刑案件的一切程序权力外,还有对6年以下刑期的实体裁判权,将近一半的案件可以当天审结。如果被告人对值班法官的裁判不服,值班法官应当移送给独任法官审理。对轻刑案件,不要说陪审团,就是合议庭审理都是很困难的。他们那里实行着严格的无罪推定制度,基本实现了有罪判刑、无罪放人。

另外,西班牙的刑事诉讼实行协商机制,对轻刑案件,检察官与被告律师可以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可以减刑结案。被告人不同意的,值班法官只能在15日内移送独任法官审判。证据确凿的被告人,一般都愿意以这种方式结案,国家减少了上诉、申诉等诉讼成本,被告减少了几年的牢狱之苦,确有其合理之处。

由此看来,高平快速释放与西班牙的法制体系密切相关。“两三年内,西班牙官方肯定不会让高平回国”,陈先生告诉记者。

接受采访的多位法学专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西班牙法制比较完善,相信高平会得到相对公平的处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平案走势还不明朗,未来依旧充满太多变数。

【“杭州湾污染”后续报道】

绍兴滨海工业区:企业污水直排杭州湾

■ 本报记者 钟文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位于杭州湾的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区采访时发现,园区的内河道水质多呈酱黑色,有的河道由于富氧化严重,水草丰盈,水葫芦占据着整个河道。

绍兴县环保局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承认,按照功能区的标准,滨海工业区内河的部分水质不达标,企业偷排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的浙江绍兴,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两难抉择。

不达标污水直入杭州湾

在绍兴长途汽车站,听说记者是去滨海工业区了解水质情况,出租车司机老李脱口而出:“那就去旺角吧,那里的水、空气污染最严重。”老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旺角是绍兴滨海工业区印染、化纤、化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

在绍兴新发印染纺织有限公司旁边的一条河道,《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整个河道的水都呈酱黑色,水

缓慢地流动着,有时还能看到一些油花漂浮在水面上。而在靠近绍兴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与滨江路交界的一条河道,酱黑色的水面携裹着一片乳白色的水带,水带上还漂浮着一层雾气。在浙江中大油脂有限公司后面的一条河道,整个河道都让水葫芦占据着,一片碧绿,像是一片青草地。

在滨海工业区的长虹桥,《中国企业报》记者遇到了河道清理工老方和老段(均为化名),他们正在把一艘水泥船上的污水舀出来。据介绍,他们是专门清理内河道的,刚刚把一船从内河里打捞上来的水葫芦抛入这条江中。记者看到,江面上星星点点漂浮着的水葫芦正顺江而下。

“滨海工业区所有的水最后都汇集到这条江中。”老方站在船上指着江水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条江直通曹娥江,通过曹娥江再入杭州湾。记者发现,尽管这条江的水流量比较大,但水的颜色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依然呈酱黑色,相对内河道的水只是颜色淡了一点。“整个旺角周边的河道都是这样的。”老段告诉记者,“企业都在偷排。”老段和老方说,有的企业在厂区内打几米深的深井,然

后架设管道到内河道,通过管道加压把污水直排内河道。“你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每天都在河道内行走,只要看到污水从水中冒出,肯定是这家企业又在偷排了。”

绍兴 80% 印染企业将集中

为了解水质情况,《中国企业报》记者辗转找到绍兴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环保安监局副局长金国龙。据金国龙介绍,目前整个园区有印染企业55家,占整个绍兴县的1/3;全县约200家,占全国的1/3。目前,所有印染企业、化工企业、化纤企业都通过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

对于老方和老段的说法,金国龙给予了否认。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管委会对环保抓得非常紧,以前对于企业偷排等现象,常用的手段是罚款,但有时罚款并不能遏制企业的偷排行为,为此,他们现在开始采取停产整顿的方式严惩违规企业。

绍兴县环保局副局长郑义民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坦陈,按照功能区的标准,滨海工业区内河的部分水质没有达标。对于企业偷排

情况,他表示,不可否认,有的企业受利益的驱动,存在偷排的现象。但通过企业主思想觉悟的提高以及环保部门的有效监督,这种偷排现象肯定会越来越少。

而对于记者想了解对滨海工业区内河道水质检测和企业污水排放监测等相关数据,郑义民表示无法提供。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全县19个街道乡镇外加2个开发区总共42个监测点的数据来看,全县的水质状况在逐年改善和提高。郑义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作为绍兴县的传统产业,三大缸(酱缸、酒缸、染缸)中的染缸,即印染业一直是绍兴的传统支柱产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印染业离不开水,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企业规模的壮大,其对环境影响的弊端也显露出来。

为进一步改善当地环境,绍兴县已出台《绍兴印染产业集聚提升示范工程发展规划(2012年—2015年)》,该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全县80%的印染企业集聚到滨海工业区。目前,已有96家企业签订集聚协议,首批23家企业已有部分开工建设。

50亿“私服”黑金诱惑:打假者遭遇无问道?

■ 本报记者 郭奎涛

在每年数十亿元地下黑金市场诱惑下,中国网络游戏私服领域也上演了一场敌我难辨的无问道。日前,网络版权维护商盛聚网络(以下简称盛聚)却因“侵权”被查。

“我们有证据表明:躲在幕后的侵权人与公安机关存在联合打击合法授权公司,为侵权企业谋利的嫌疑。”身在国外的盛聚高管汤成(化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而版权方盛大公司(以下简称盛大)则发表声明,直指“盛聚侵权说法”失实。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负责此案的湖北汉川公安局负责人吕永涛以“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为由拒绝发表评论。

打击“私服”诞生新商业模式

汤成告诉记者,正因为中国网游侵权现象严重,盛聚才定位于专业的网络版权保护公司,盛大就是其主要的客户之一。

据汤成介绍,仅《传奇》一款游戏每年就有约20亿元的市场,这款游戏进入中国的半年间就涌现了500多家私服网站。盛大为了打击私服特意成立了稽核部,每年投入三四百万元,但效果一直不好。盛聚总经理胡偶当时正是该部门的负责人。

2010年7月,胡偶提出了整合私服侵权市场的项目计划——不花盛大一分钱,还能为盛大追回被侵权的利润。据悉,盛大之前采取的策略主要是举报打击,盛聚除采用传统维权手段外更注重引导私服推广正版网游。

根据2012年上半年数据统计,盛聚每年都能以广告费的形式给盛大弥补3000—5000万元的侵权经济损失。在2011年打击盗版十大案例中,有3起是在盛聚的推动下完成的。

维权公司遭遇跨省追捕

然而,在湖北孝感、汉川公安监管部门看来,身处上海的盛聚却是在披着维权的外衣干着侵权的勾当。今年8月,两地公安部门以“侵犯盛大公司知识产权”为由对盛聚立案调查。

“维权少不了跟公安打交道,湖北公安只说是配合调查,我们就主动把人给送去了。结果,人、车全都被扣押了,什么手续也没出具。”汤成无奈地说。此后,又有盛聚员工陆续被捕,部分技术骨干、财务人员被列入网上追逃。

据汤成统计,目前盛聚副总王某被孝感市公安局逮捕,技术总监王某、客服员工杨某某、范某被汉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其他员工具体情况不详。“现在员工大都躲了起来,害怕被抓,公司实际上处于停业状态。”汤成说。目前,胡偶也身在国外,尚不清楚与此案是否有关联。

“我们公司的登记地及经营地都在上海,湖北没有分部,而孝感、汉川既非所谓的‘犯罪行为地’,也非所谓的‘犯罪结果地’,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抓人,动机令人怀疑。”汤成认为,上述警方存在越权执法的嫌疑。

“9月26日,盛大调查发现,我们并没有合同之外的违规举措。”汤成表示,盛大已经发表声明,称盛聚不存在侵权行为,也没有举报过盛聚,湖北警方此次立案缺乏“被侵权方”和“举报人”等法律要件。

记者致电盛大相关知情高管,对方称要通过公关部门走采访程序。但截至发稿,盛大并未对记者的采访做出实质回应。

“私服”江湖

更加蹊跷的是,本案的举报人陈荣峰与盛聚有着数不清的恩怨。2009年12月,经常活跃在私服领域的陈荣峰成为盛大稽核部的线人,并在盛聚成立之后同时为盛聚提供《传奇》私服发布站侵权信息。

不久,盛聚发现,陈荣峰在为盛大提供线索索取报酬的同时,还为部分非法私服业主提供庇护并牟取保护费。盛聚随即与陈荣峰决裂,恩怨也就此产生。

今年5月,盛聚突然遭到大规模流量攻击,网站一度陷于瘫痪。事件中,陈荣峰掌控的游戏论坛不但推波助澜,还积极推销另一家服务器供应商大郎机房。这起事件最终被警方侦破,组织流量攻击的网络黑客以及大郎机房业主均被网上通缉。

汤成说,本以为是事情告一段落,没想到紧接着就是这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诱饵则是盛大“热血传奇”的非法私服“吉祥传奇”。其经营者已在今年3月被警方抓获,释放之后又突然主动联系盛聚寻求合作,盛聚在与盛大沟通并取得同意后,于今年7月初开始尝试与该经营者展开试点。

盛聚之后调查得知,在双方合作之前,“流量攻击”事败的陈荣峰已经先后多次到湖北武汉、孝感活动。“可见,举报盛聚侵权和跟我们合作吉祥传奇是早有打算的,而且案件中湖北警方与陈荣峰的互动非常明显。陈荣峰不仅能在相关人员被抓捕之前就收到消息,而且最快能在5分钟之内将我公司员工被审讯的照片及视频传到网上。”汤成说。

在盛聚向公安部门提出上述质疑后,陈荣峰旗下的论坛已经关闭。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联系上陈荣峰。

汤成还透露,公安机关有关人员曾多次暗示,“盛聚应主动承认错误上缴罚款,公司主要负责人可以免于追究责任。”

就上述情况,记者向湖北公安部门求证。“我无法确认你的记者身份,有事见面谈吧。”湖北汉川主管此案的局长吕永涛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此案还在侦查过程中,不便透露,有问题可以委托律师。”

名词解释
 私服,即私自存在并运营的服务器,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盗版网络游戏。因为免费加上可以更快升级,私服及其业主几乎分流了约1/7的中国正版网络游戏市场。艾瑞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网络游戏企业收入规模达到476.2亿元。保守估计,去年中国的网游私服市场规模至少在50亿元以上。